

在桂西北一隅,有一个叫塘浪的地方,那是我的家乡。

寨子中间有一口几百平方米宽的大塘,无论天怎么旱,那塘中的水从未干枯过。旺季,大风吹过,盈盈的塘水就会从中间起一浪一浪的向四周漫开,塘浪因此而得名。

野马蹄是大塘里的宝贝,家乡人不叫那宝贝为野马蹄,而是叫它黑果。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一到冬天或初春时节,寨子的小伙伴们放学后,常常三五成群不约而同来到塘子里,两手拿着一根木橈用力地翻动那黑黝黝的泥,从中抠出一颗颗比马蹄小一半、浑身裹满泥的黑果。嘴馋肚饿的我们,边抠边吃,压根儿没去想先把黑果洗干净再放到嘴里。吃饱后,余下的才装进兜兜带回家。黑果,留给我的,是暖暖的童年回忆。

火车的轰鸣声,车轮碾压过铁轨接头的哐当声,是家乡留给我少年时期最深的印象。老一辈人说从1934年开始,一条黔桂铁路就从寨子不远的地方经过。铁路上,往来疾驰的一列列货车,一列列客车,是寨前最靓丽的风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亲们出行以坐火车为主。寨子到火车站只有5华里远,一般都是步行到火车站后,才买票上车。火车每站必停,有五节车厢,是专门拉客的“大篷车”。相比之下,那条紧挨着铁路的乡级公路就显得冷清多了。



符龙强(毛南族)

家乡的出名,缘于大塘里的泥巴。泥巴乌黑锃亮,经过多年的聚集发酵,颇具肥力。不知哪位大师说塘里的泥巴是提高水稻产量的上好肥料,这一消息让当时公社的决策者信以为真。于是,1974年的初春时节,公路沿线的大队都接到了“挖运塘浪泥巴到农田”的命令。一时间,一场红旗飘飘声势浩大的抢运泥巴大会战在家乡打响。每天,密密麻麻的人把一担担塘泥挑到岸边几米远的公路上,再倾倒进一辆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中,然后,被运到一块块农田里。一天傍晚,穿着一身黄军装的

县里的一把手,带着一拨看起来有头有脸的人来到现场,看着火把闪亮人头攒动你追我赶的劳动场面,满脸笑容,不禁点头称赞。因为泥巴,塘浪这个地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许多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家乡的痛是2009年元月黔桂铁路改道以后。这时,方便乡亲们出行的铁路没有了,那条当年使用不多却有人养护的乡级公路,因为新建一条高速公路而被大吨位货车碾压得不成样子。照理说,高速公路建好后应该把损坏的乡级公路恢复原样。可不知为何,却一直没有恢

复,这让乡亲们的出行苦不堪言。小汽车通不了,大班车也敬而远之,只有摩托车能够在这烂路上摇摇晃晃地跑。

敲响精准扶贫战鼓之后,给疼痛的家乡送来了福音。2015年的最后两个月,伸进寨子里那条长不过两公里的村级公路摇身一变,变成了水泥路。2016年9月,那条痛苦不堪、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乡级公路,也在乡亲们的盼星星盼月亮中破土动工。全长二十多公里的乡级公路上机声轰鸣。没多久,宽四米五的路基出来了,平坦的水泥路面一天天地变长。

今年5月的一天,我回家乡喝喜酒,乡亲们喜不自禁,说再过三四月,那条乡级公路就全通了。届时,不管去哪,都很方便。80高龄的韦奶奶凑近我的耳朵说:“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要是我能活到一百岁就享福了。”

5月下旬,“千户瑶寨”工程破土动工。“千户瑶寨”一旦建成,就会成为南丹县一颗耀眼的旅游新星。我的家乡距“千户瑶寨”不过两分钟车程,用不了多久,越来越漂亮的家乡,会因“千户瑶寨”而更具魅力。

我突然想起那首歌《当我老了》,我把歌词改动一下,便成了我的心声:“当我老了,雪染鬓发,带上不复再来的青春年华,到塘浪老家,回首平淡与潇洒……当我老了,就在塘浪住下,这里是心的归隐,这里是梦的老家。”

Byaraiz 邕菜



刊头设计 柳集

为你写诗

欧吉康(壮族)

你来的时候一切都美好起来
天那么的蓝
阳光是那么的娇柔
树上晃动着叶子啊
仿佛都是春天的情书
你来的时候一切都那么庄重
风收起了他的狂躁
雨踏着整齐的步伐缓缓走来

而那响彻天际的雷声啊
更像一个铿锵的诺言
你来的时候我忘记什么是诗
我把日和夜揉成了你嘴角的那滴乳汁后
我豁然明白
你就是我那首诗的最后一句
无法言喻的那一句

心底最美的风景

盘叶纯(瑶族)

那天,几个文友相约慕名来到南宁郊区的风景区“美丽南方”。驱车一小时后,就进入一路的美丽风景。清晨和煦的阳光赋予了大自然的清新,给人畅快淋漓的轻松感。那山、那水、那花、那草,把我原本有些抑郁的心情也舒张开来。这里,大自然原始馨香和雅致,吸引了一批批来自城里的文人和画家。文友们都沉浸在大自然的纯美景色中尽情呼吸着,享受着那饱含负离子的自然空气,而我却被那些细小的生命吸引着,那散发着一丝丝的泥土气息的微生物,那么亲切,这才是我心底最美的风景。

凝视风中摇摆的一片片墨绿的庄稼,它们的不染尘埃让我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情景。记得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城里工作,母亲在老家,所以家里的庄稼活都是母亲一手操劳,也是这个季节,我们的玉米地里,稻田里时常晃动着妈妈那弱小的身影,她不停地拔草、施肥、杀虫。我则牵着一头牛跟着妈妈在田埂地边上来回跳跃。一头牛、一个孩子、一个女人,构成了田野里最美的风景。

所以我特别钟情于地里的玉米、田里的稻谷,园里的青菜,它们也默契地配合着,摇曳着丰满的身姿,摆出一个个妖娆的姿势定格在我的相机里。它们自信的笑脸感染着我,它们不起眼的外衣,虽然少了些华丽,但置身其间可以闻到实实在在的清香,既不张扬也不失深沉,绿得纯粹、青得透亮,一时间就因这些视觉色彩变得丰富,交相辉映出生命的内涵,真实而又恰到好处地阐释着生命的自信。就连空气中也渲染着这种乐观向上、生生不息、坚韧执著的气息。

一棵小小的玉米,一棵小小的禾苗,甚至一棵无名的青菜,它们的生命都是昙花一现,十几天或几十天,可它们仍活得如此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不自傲、不自卑,尽享生命的美好。看到它们的自显芬芳,我想到了林清玄笔下的那些野百合,为了完成自己一生的使命,就算一辈子没人欣赏照样努力开放着。

细想,我的每天,似乎都在不相干的忙碌中度过,却少有属于一个人的美好时光。而这些小生命,它们能够简单而专注地只做一件事——生长,所以精神饱满。它们能够超然物外、淡定平和,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活得通透。

看着水田里映出的自己,不知不觉间人老珠黄,曾经细腻的皮肤上爬上了岁月的痕迹,人的一辈子也是昙花一现,何不像这些玉米、稻谷、青菜一样的活着呢?它们因为简单从容、自信执著,所以能举重若轻、化繁为简、轻灵飘逸、容光焕发。它们轻声慢语,柔情似水,所以女人味十足。它们心胸宽广,所以心境澄明、神清气爽。

我豁然开朗,学着它们摇曳身姿,就像小时候跟着妈妈一样在田埂上肆意地跳跃。这一地的庄稼,一地的绿如同一曲经典老歌,任人在回忆中感知生命的风采。只感觉眼前的时光在美好的意想中消逝,渐然幻化为不染纤尘的永恒。

要离开了,只见那一片翠绿在后面欢快的追逐着,如梦如幻。我也知道我带不走这片温馨,也不能拥有这片翠绿。就如岁月中走过的那些人,无论是怀伤还是美好,留下的将成为心底最美的风景。

一生守护的紫荆花树

周振明

每次面对父母租住房屋旁的一棵已年过百岁的紫荆花树,一种愧疚感总会不知不觉地爬上我的心头。

二十五年前,为了让我们能得到良好的教育,父母带着我兄妹四人走出峰峦叠嶂的大山,到城里靠劳动的双手,边打工边送我们上学。为了能节省开支,父母在城郊租住到一栋价格非常优惠的木瓦房。

木瓦房破旧的程度令人不堪想象,只见每道木门残缺破损,窗户可以任由手穿梭,木梁上的蛀眼密密麻麻好似蜂巢,让人看到全身不由起鸡皮疙瘩。最糟糕的是白天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整个房屋弥漫着潮湿味,晚上一只只贪婪的硕鼠肆无忌惮的横穿爬行,吓得我们常在梦中惊醒过来。不过人住两日后,父亲用斧头和锯子把购买的木材加工好,小心翼翼地更换破损的木块,安装窗明几净的玻璃。

经过父亲精心的一番修葺,整个房屋焕然一新,受到房东游奶奶的称赞和对我们全家人的好感。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时常会把新鲜可口的水果和泛着浓郁香味的饭菜送给我们一起分享。

初识游奶奶时,她已年过七旬,但身体还比较硬朗,精神非常的矍铄。老人曾多次拒绝远在千里工作的儿子邀请同住的请求,理由是还没到走不动的时候。

游奶奶非常喜欢大院里靠路边的一棵紫荆花树。每天晨露微曦,老人佝偻着腰,手拎着不大不小的水壶,小心翼翼地围绕树干慢慢地浇着水,若看到刚拱出地面的野草,就会立即连根带草拔掉。

游奶奶告诉我们,紫荆花树的年龄已超过百岁了。小时候,我们常常带着好奇的眼光仰望它,它丝毫显不出老态龙钟样,只见五六棵碗口般粗的枝干紧紧地抱成一团,无数的细枝旁逸斜出。每年的春季,树枝上挂满了一片片新鲜碧绿的嫩叶,从远处望去,好似一朵绿色的浮云。到了十

月份,一穗穗粉红色的花朵迎着灿烂的阳光,花枝招展的摇曳着头,不停地释放浓郁馥香的味道,不仅引来无数的蜂蝶盘旋,也让路人不由地驻足观赏。

游奶奶临近耄耋之年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得已只好听从儿子的意愿搬到同住。在分别时,老人郑重地委托父亲,希望他帮照看好两栋古旧的木房屋和紫荆花树,租房费将不再收取。

游奶奶走后,父亲听从叮嘱,时常对房屋进行修补,对紫荆花树视同生命般的爱护。年过百岁的紫荆花树交给父亲看管后,没有丝毫的懈怠,时常给它浇水除草,枝干变得越来越粗大。紫荆花树每年都抽枝发芽,花开花落,过着更迭交替的岁月,但我们却不知道游奶奶的任何音信。

随着紫荆花树越活越健壮,郁郁葱葱的外表格外的引人注目,一些喜欢奇花异草的商人纷纷上门购买,面对一次比一次高的价格,父亲都摇头得像拨浪鼓似的回绝。

与无任何音信的游奶奶分别约十五年时,身体一向虚弱的我,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需要一笔为数不少的医疗费。在城里举目无亲,仅靠父亲出卖廉价劳动力而经济收入有限的父母感到十分的头痛。为了想减轻家庭的负担,病人膏肓的我打起了院子非紫荆花树的主意,想怂恿父亲偷偷出售。

“虽然我们不知道游奶奶和家人的音信,但我绝不能背着他们出售紫荆花树!除非你们也把我卖了!”父亲斩钉截铁的回答,让我的内心产生了羞愧。

乘着父亲诚实、守信等诸多作风,在往后的岁月中,我们乐观勇敢的克服生活中重重困难,过上了想要的幸福生活。如今,我的父母依旧居住在游奶奶的木瓦房里,在晴朗的黄昏,他们会静静地坐在紫荆花树下,用企盼的双眸不停地盯着远方的路口。